

民俗

东雷上锣鼓

东雷,黄河西岸土塬边的一个村子。东雷抽黄水工程,使这里变成了“黄河魂”风景区。伴着大水走泥的黄河洪涛,这里滚动过的锣鼓声,携风裹电,从上古走来,穿过历史,走过烟云。褪色的岁月,不变的是魂魄。那部落村社间卷过的铿锵与激情,那黄色皮肤下奔涌着的血液与精气,在黄河岸边,一起擂响。把这一方天地擂成了莽原,擂成了黄水,擂成了沟壑,擂成了呐喊。

《礼记》记载,“伊耆氏”之时就有陶制的土鼓了。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声音激越雄壮,传得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在征战上作为助威之用。相传在黄帝征服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

合阳位于黄河中游,上古时期的部落征伐源源不断。同时又由于先民们位于黄河岸边,部落成员常年在黄河上劳作,为了保佑平安,人们祈福求神,对水神礼拜最勤。

作为战鼓和生存祈福遗传下来的东雷上锣鼓,在众多部落锣鼓谱系渐渐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时候,它却能侥幸幸存于历史的夹缝中一线传承,这才有了今天被列入2007年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待遇。

以“狂、蛮、怪、狠”为特征的东雷上锣鼓远近闻名。

上锣鼓一般都在正月举行。数九寒天,年味尚浓。正月初十刚过,东雷村的上锣鼓就开始敲起来了。夜幕初降,头顶星大如斗。不待大河对岸的明月爬上原顶,村巷里的火把就点亮了半个



原村。火把摇曳着,人群涌动着。空旷的场地上,早已燃起了篝火。

火苗腾窜着,映红了男女老少的脸。突然,“哇呀呀”一声叫喊,不知从哪一条巷子里,突然窜出了一个背鼓的大汉,挤破人群。“嗨”的一声,大鼓着地。一帮跳跃着的大汉,扑了过来,抢踩到鼓沿,随着主鼓手的鼓点,围着转圈,敲响了手中的铜锣铙钹。

一踩一击,一击一踩。一踩一敲,一敲一踩。寒风翻卷着,篝火腾跳着,火把摇曳着,观者舞者一起涨红了脸。

领鼓者常常是村社中的大汉,高大的身躯,粗壮的胳膊,厚实的胸脯,饱满的肌肉。飞舞的鼓槌和着鼓者的心率,和着高原的心率,黄河的心率,激烈地震荡、震荡……

没有寒衣,光着膀子,所有的人都光着膀

子。从鼓槌落下那一刻起,“轰”的一声,人们的心绪就被点燃了。男不意为男,女不意为女,一起燃烧,一起紧张。

此刻,村庄在晃动。大河在晃动。头顶的蓝天星斗一起晃动。

突然,鞭炮炸响,“哇呀呀”一声叫喊,令众人猝不及防的是,另一支锣鼓队横空出世,抢了过来,硬要把自己背来的大鼓,摆在先来者的鼓面上,这样便是“上”锣鼓了。后来者居了上,两队混乱了,争相敲打,便演绎出了部落争霸的好戏:你掀了我的锣,我揭了你的鼓。你拔了我的铙,我推了你的钹。

但不管争夺如何激烈,各自锣鼓的节奏是不能乱的。谁家的节奏乱了,谁家的锣鼓就输了,谁家的锣鼓输了,谁家就将在未来的一年里抬不起头来!这是关乎村社脸面的大事。

于是女婿发狂了,争抢中打破了对方岳父的头;外甥发疯了,混战中击烂了别村舅舅的手!全面的混战中,岳父辨不清女婿,舅舅顾不上外甥。就这么村对村、社对社,就这么两军对垒,鼓乐飞扬。直打得月明星稀,直敲得酣畅淋漓!

最后,两队人马高擎大鼓,激烈地猛然相撞起来,鼓腰间的金属摩擦,擦出璀璨的火花!东雷上锣鼓,在这个北方寒冷的夜晚,敲醒了大河上下隐隐涌动的滚滚春潮!

有人感受了一次东雷的上锣鼓,胸中豪情激荡,眼中噙满了泪水! □陈嘉瑞

调兵神器「杜虎符」

鉴藏

2022年是我国农历十二生肖之虎年,古人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在丛林争斗中总是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军事上也多以虎为尊,于是常将兵符铸刻成虎的形状,被称之为虎符。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

1973年,陕西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少年杨东峰在村西帮助大人平整土地时,铁锹“铛”一声脆响,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属疙瘩。当他把外面的泥土弄掉之后,露出了一件动物形状的铜质器物,有头有尾有腿,样子像猫又像虎。尽管并不知此为何物,杨东峰还是将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带回了家。

本想把这件金属动物拿去当废铜卖,但废品收购站的人说这东西太轻,值不了几个钱。杨东峰只好把它带回家。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件金属动物成了弟妹们手中的玩物,被他们在游戏中丢来摆去。

磨得久了,“铜老虎”青黑色的身上渐渐显出了漂亮的金黄色文字。



杜虎符

文字为篆书,杨东峰看不懂,但他感到手中之物是一件有来头的“玩意”。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他揣着这件神秘器物辗转找到了考古专家戴应新。

戴应新看到此物后,一眼就识别出这块“铜老虎”是秦代的虎符,属于国宝级的文物,此物后被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这件意外发现的虎符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兵符,称之为“杜虎符”。杜虎符属青铜质,虎形,昂首、塌腰、垂尾。全符由左、右两半合成。此次发现的仅为左半符。

符面有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右才君,左才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殿。”大意是:兵符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合成之后方能行动。但在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下,持左半符者不必知会君王的右半符。

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而且从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制度。

杜虎符铭文是所有出土虎符中铭文最长的一件,且保存完好,特别是错金字,精致优美。虽历经两千多年,仍熠熠闪光。 □文/图 雷焕

记忆

是谁发现了“半坡”

1953年,我带领一支考古队回到陕西搞发掘。

那时候,我已经和陕西当地合作做了些“课题”,觉得陕西要做的东西太丰富了。

西安的近郊,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上三代”的建筑遗址和墓葬。这是以前考古工作者一直没能认真注意过的遗址。

碎陶片带来惊喜

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我腿困脚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个土坎坎坐了下来,无意中发发现河对面地势比较低的那个土梁梁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

按照考古者的职业习惯,这些季节河水冲刷出来的层次比较鲜明的断崖,也是我们愿意查看的地物。到了近前,经仔细观察,我立即判定这个断崖的横切面应该是现代人为取土挖下的,不是自然形成的。

我仔细一看,那个取过土的断崖上边已经露出很多东西,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是很随意地拿起一个陶片打量了一下,半坡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露出“她”那很惊人的本来面目——一块陶片,仅仅是一块小陶片,我就作出了这个判断。

当时,我手里拿着那一小块显然是古人精心打磨过的陶制片状物,抑或就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生活工具”呢。

抑制不住的心潮澎湃,好像能亲眼看见这块土地的先民们就在周围那些依然长着蔬菜的地里劳动着……回去以后,我立即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所里。

夏鼐担任所长后,觉得陕西这个“点”多年来做得多,也做得好。他说:“石兴邦在西安‘半坡’东边那个建电厂的地方已经做过一个遗址,还发现周围不远处断崖有先民生活过的地质迹象,他个人有个大胆想法,在那儿一定能发现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所里也有发表意见的“小”地位了。一听有人还在那儿发表去南方的言论,我这头就极力劝说他们把实习点选在陕

西。那个时候,我冥冥中觉得半坡村那块地方,肯定有不少好东西需要我们去探清楚。究竟能搞出多大的动静,那时心里虽然没底,却敢肯定即便是大规模发掘,也不会劳而无功。最后,所里决定了将这次培训实习地址放在陕西。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几天,居然揭开了一个人类6000年前的实地生活场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重现史前居住遗址

记得田野实习大约是9月份开始的,先发掘墓葬,再发掘遗址。

在发掘史前遗址方面,世界上谁家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于是,我们改变了前苏联那一套工作方法。以前打探沟,只是了解文化层堆积,并且将器物取走就算完事。但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应当怎么做?

我那个时候才30出头,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年轻人敢想敢干,没有包袱。

正是采用了超常大胆的方法,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遗迹。

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出土遗址迹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的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

遗址当时一经揭开,东西一下子都出来了,场面很大。人骨最后才陆续有出现。其中,有两座房子保存完整,其中一个原样倒塌,下面也没有压人。

“半坡”一下子令世界瞩目。在这块地界,那些红陶尖底瓶时有出土,当地农民还起了个名字叫“美人瓶”。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交来的东西比我们挖出的还完整。不但器物保存很完整,其形制工艺更精妙。这些古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虽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当时挖出来,还是被很仔细地保存着。

苏联教育部的专家到西安参观完半坡,回到北京后就开心地给周总理报告了,说这是中国对人类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关中南

往事

文景公园和王夫人墓

文景公园在文景路上。文景路是西安城北一直向南贯穿的一条大路,景色极佳。它的得名当然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有关。

《汉书·景帝纪》记载:文景之时“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人常言汉文帝文治武功,其实,也少不了父亲和祖父为他打下的底子。汉文帝即位后,推行汉初与民生息的政策,屡次减免田租。故至武帝即位之初,社会呈现繁荣景象。

“文景之治”因此数千年来被人们渲染称赞。

文景公园和西安诸多公园比起来很小,大约只有100亩左右面积,但小归小,却五脏俱全,有山有水,玲珑可爱。园内南为山丘,北为水流。东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女媧造人图,一只手平举,手中是几个造好的泥人,有寓意,有意境。大题材用简形式表现,可谓不俗。

沿鹅卵石路深入,一个不大的土包横亘眼前,一圈碧树枝叶高高低低,透出深绿浅绿翠绿淡绿来,间杂摇曳小花。路旁有一片竹林,挺拔身姿。一条小溪弯弯曲曲,水势平缓,几块石头做桥,既实用又充作风景。

文景公园内有一座王夫人墓,形成一座小山,占了很大一块。公园内有墓的并不多,王夫人墓地原本应当肃穆庄重,许多年间却变成浩浩荡荡的耕地,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曾经的田野荒冢又变成公园,可谓沧海桑田。

这个王夫人是汉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汉武帝末年,宫中曾发生过一场“巫蛊之祸”,与卫太子刘据结怨的武帝宠臣江充指使巫蛊宫中有人害气。武帝命江充等人入宫追查,江充诬告太子,说在他的寝宫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太子得知后不甘就范,就派人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认为这是造反,派兵去攻打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亡,被迫自杀。

因巫蛊而起的祸事,刘据的儿子刘进以及夫人王翁须也受到牵连死于非命。巫蛊之祸的受害者后来被平反了,刘进和王翁须之子刘询后被接回宫中,就是之后的汉宣帝。汉宣帝登基后,把母亲王夫人遗骨迁至汉长安城清明门外安葬。随王夫人护柩的家人从此也于家旁筑室而居,守护坟墓。这些守坟的家人世代代在此繁衍,便形成了家后的王前村。

如今,王前村不存,唯王夫人墓尚在。明月清风,诉说着一段历史。年轻的文景公园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几分岁月感。 □刘新中

“在地文化”——文旅IP的怀旧格调



位于易俗社文化街区的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



在易俗社文化街区,秦腔元素随处可见。



易俗社文化街区入口。



西影电影圈子一隅。

所谓“在地文化”,就是景观、建筑、民俗文化、居住形态以及宝贵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资源。特色名人故居、博物馆、文化传承与教育机构;特色品牌美食、手工艺品、物产市集、风俗规矩与特色企业;特色仪式节庆、展会赛事等,都属于“在地文化”的范畴。

近年来,“在地文化”和艺术元素正越来越多地植入西安的街巷,催生了一批特色鲜明的艺术街区和引人注目的网红打卡地。

古韵与新声碰撞

曾几何时,繁华的东大街落寞了,被赛格、大悦城、老城根等一个又一个新的商圈所代替。易俗社文化街区的精彩亮相,通过“馆、展、演、商”四位一体的方式,充分展现古老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和现代文化街区的时尚气派,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走进以秦腔为特色的易俗社文化街区,你会发现,秦腔的元素无处不在:点缀各处的秦腔人物脸谱、建筑物外立面上巨大的青衣扮相人面、街区中心的仿古戏台、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无不传递着秦腔艺术的神韵和精髓。

不听秦腔不识陕,不至易俗不知秦。易俗社文化街区将摇滚、秦腔等融于一方戏台,使传统戏曲焕发鲜活的生命力。在街区内,西安饭庄、同盛祥、五一饭店、白云章等老字号美食,满足游客一站式“哇”美食的需求。

地下一层,“东邦哥”带游客瞬间“穿越”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安:弯弯曲曲的街巷、老旧的电视机墙、整架的小书、西安照相馆、老缝纫机、老海报等唤醒了儿时记忆,将时光倒回;各类小餐饮、小百货和闪烁着霓虹灯的理发馆,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西安的样貌复刻还原。

老西安人杨敏说:“小时候家在案板街的我,经常和小伙伴在这一带玩,后来好多老店都消失了。如今来到易俗社文化街区,这里有好多老字号的店,让我仿佛又找回了童年时光。”

在这里,文化融入生活,营造出全新的旅游场景,既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带动了周边旅游消费。

影视同文旅融合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西安电影制片厂入选,这是西安市首个国家工业遗产项目。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是工业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于1958年的西影是西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影片生产基地,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西影60多年的辉煌历程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缩影。

秉承“无伤开发”“修旧如旧”的理念,西影对占地150亩的老厂区升级改造,打造西影电影圈子,完整保留了老办公楼、洗印车间、置景车间等老厂区苏式建筑群的风貌以及珍贵的电影放映设备、电影道具、艺术档案资料等,形成功能完备、环境优美、艺术氛围浓厚的产业园区。

西影创新“电影艺术商业模式”,积极探索“影视+文旅”跨界融合,用电影基因赋能城市发展,为城市生活注入了新活力。西影电影圈子与生俱来的文艺气质奠定了它独有的特色,与当下流行的“微旅行”相契合,受到大众特别是爱好电影的年轻人的喜爱。

走进西影胶片电影工业馆,这里保留着电影从底片冲洗、配光、剪辑到拷贝、胶转数等10余个工艺流程,是国内最完整的、还可运转的胶片洗印修复及数字化生产线,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西影电影博物馆拥有300余台电影放映

设备,还展陈着30余辆电影老爷车、2万余本电影胶片以及上万件电影实物道具,全面展示了胶片电影工业发展史和西影电影艺术成就。

历史和潮流相拥

陕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可供深度挖掘的“在地文化”众多,如何深层次开发“在地文化”,进而将其转化为落地产品,在有效传承文化的同时,获得经济社会效益,是文旅开发中的一个重点和痛点。

在筛选“在地文化”进行IP打造时,一定要挖掘其最典型的元素。很多文旅目的地存在多层次的IP,但重要的是,要找出其中的核心内容,进行分层打造。

宝鸡西府老街、安康石泉秦巴老街、韩城古城等,也是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范例。

相比千里迢迢去遥远之地看风景,不如发现身边的美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微旅行”。让我们就一处景点、一个街区、一个主题慢慢游、细细品,感受身边这座城市不同味道和美好。 □李卫

新观察